“五月五日午，赠我一枝艾。”又是一年端午到，人们吃粽子、饮雄黄，插艾草、戴香囊，赛龙舟、诵诗词、赏民乐……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。

可以说，节日就像一条纽带，连接历史和当下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、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。如何更好地涵养和传承传统节日及其承载的优秀文化，需要更多适应当代社会的创新表达和创意呈现。

在B站，up主（即上传者）“墨韵”用古筝演奏《千本樱》，收获了惊人的5800万播放量；中央民族乐团团长、琵琶演奏家赵聪带领“民乐国家队”玩起了直播……破次元而来的古老民乐，正以更多样的形态、更丰富的渠道触达观众，传统文化绽放出年轻而又迷人的色彩。

在赵聪看来，数字时代的到来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赛道，在新的起跑线上，新一代民乐人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。如何不断拓展创新表达的边界，为民乐带来更多可能，丰富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和经验，这也引发人们更多关注、思考和期待。

破次元 正创造新的审美

琴歌《绝句》在青龙湖公园依依杨柳间回荡　图据赵虹古琴工作室（摄影/鲁鲁）

民乐国家队为什么要走进直播间

6月21日、22日连续两天，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新创音乐会《颂·黄钟大吕》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。音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担任艺术总监，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总导演，音乐会突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，以经典再造经典，以创意突破常规。赵聪是较早探索民乐创新的职业演奏家之一。如今，身为“民乐国家队”的团长，她也把这种创新思路带到了乐团中。2019年与短视频平台合作，发起“了不起的国乐”活动，参与人次很快破亿。去年乐团的百余位艺术家，还集体走进直播间，开创了国家级院团的先河。“为什么要让民乐艺术家入驻短视频平台？”“‘民乐国家队’为什么要去玩直播？”“我们要为人民服务，人民在哪我们就在哪。我们也逐步意识到，网络的点击量、播放量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，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民心。”赵聪说。

玩直播只是这家“民乐国家队”诸多改变的一部分，乐团还成立了面向年轻人的男团、女团组合“青衫渡”和“俪人行”赵聪介绍，成立两年来，两个乐团走进校园、文化馆、音乐厅，还走进线上平台，“让当下的年轻人知道，原来传统也可以很时尚、很潮、很古典，也很厉害。”

今年2月底开始，北京民族乐团也开始融入网络直播的洪流，当年轻演奏家们第一场直播下来，得到了一组令人惊喜的数字——曝光人次580万+，点赞次数67万+，最高在线人数1.4万+，自此，每周一到周四晚，直播间都会有一场精彩的民乐会。团长李长军表示，舞台艺术最有生命力的依旧是现场，让网友变成线下现场的观众，走进剧场，这是最终的目的。

民乐

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网上玩民乐

多年来，各大院团、高校、专业音乐家们不遗余力为民乐普及事业作出各种尝试、努力，随着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的崛起，一些网络中的年轻民乐人打破了次元壁，以[illegible]频，便是2014年墨韵用古筝弹奏的二次元歌曲《千本樱》。近几年，墨韵逐渐偏向于选择曲式有设计感、更有层次的作品，演奏技巧方面也在寻求突破。她说：“我很感谢这个时代，感谢网络这个平台，可以让我尝试各种创新。这不一定就是黑暗料理，一定不好吃，我就想试试看，谁知道呢？”

箜篌青年演奏员满宝酱不仅能用箜篌弹奏传统经典，还能弹奏流行曲《遇见》《海阔天空》，外国音乐《卡农》《走出埃及》，让人惊叹民乐的无所不能。满宝酱每周都会开直播，网友现场播放点歌，她就[illegible]演奏。手指[illegible]目前她在直播[illegible]破630万。

作曲家、音乐制作人马久越真切感受到了民乐在新媒体端的火爆，他说：“这些年轻人或许不是专业出身，没有足够的创作能力，但对我们的民族音乐充满热爱，又很有创意。这种自发的能动性，非常可贵。他们通过翻奏热门作品，与更多有相同爱好的年轻人快速联结，一起玩起来，这样的民乐才是有生命力，有活力的。”

作为一家教授古琴的机构，自得琴社的出圈，除了借力热门作品之外，更得益于他们探索出了“古画式视觉输出”的审美方向这一独一无二的文化表达方式。迄今为止，自得琴社的视频作品已经还原了汉、唐、宋、明各个朝代不同的服饰和妆容，线下演出“天真·自得”“琴为何物·唐·孤烟直”等，还引发了穿汉服看演出的潮流，以“复古”实现了创新。

抖音发布的《2022抖音民乐直播数据报告》显示，抖音直播覆盖民族乐器种类87种，观看人次突破61亿。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张燚认为，民乐在视频网站的走红是国人文化自信的反映，也是我国国力上升的结果，并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多样性发展，“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传播范畴——为民乐提供更大的舞台、更多的机会。”

让民乐活在当下作品里

当更多人迈出了走近民乐的第一步，同时，也向民乐专业从业者提出了挑战——能不能以优质的作品留住观众，与他们一同走下去。青年作曲家李博认为，优质的作品，其精神内核与文化思考一定是重要的。“我们手中的民族乐器——琵琶、二胡、笛子等所承载的民族文化，更有广阔的天地去探索。”

成都青年古琴演奏家赵虹上个月推出的琴歌视频《绝句》，令人眼前一亮。春水汤汤，春意融融，小朋友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念白与琴音、箫声，在青龙湖公园依依杨柳间回荡，令人意犹未尽。赵虹介绍，琴曲演奏和琴歌，都是古琴很重要的表达方式。《诗经》“三百零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”，弦歌即指琴歌。现存最早的琴歌曲谱是宋代文学家姜夔创作的琴歌《古怨》。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在管平湖先生指导下，王迪开始发掘整理琴歌。《关山月》《阳关三叠》《凤求凰》《秋风辞》等都是广受琴友喜爱的琴歌作品。“我们拍摄《绝句》这个作品，就是希望用民乐和成都的此时此刻产生连结，拍摄的时候，很多市民也在公园里赏景游玩，无时不在传递这样的信息：民乐是活在当下的。”赵虹还表示，以后将继续拍摄与今时今日成都相关的系列作品。

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，所以我们的艺术同样也要与时代接轨，要有时代的声音，要留下这个时代的作品。不能仅仅就是简单的传承，民乐要跟不同的文化和科技进行碰撞。”赵聪一直在尝试拓展不同表达的边界，音乐会《天地永乐·中国节》正是赵聪创意策划，与故宫博物院的首个合作项目，委约郝维亚、马久越等作曲家共同创作，自2020年推出，已成为中央民族乐团的爆款。音乐会选取了春节端午等8个中国传统节日，演奏家们用手中的乐器描绘“中国节”。她透露，今年乐团将与故宫、美国环球音乐联合推出《故宫之声》，通过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世界感知中国音乐，走近中国文化。

谁都无法回答中国民乐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？但更多的人加入进来，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永无止境。

当二十四伎乐穿越到了上海滩

齐胸裙、宝相花、高头履、蝴蝶唇，手抚琵琶笙古筝箜篌，宫商角徵羽跌宕穿梭……6月17日的上海东方艺术音乐厅，《唐·宫乐宴》现场，成都的“二十四伎乐”国风乐团，将观众带回千年前的大唐市井生活，一幅气象万千的盛唐画卷徐徐展开。上海是《唐·宫乐宴》巡演的首站，随后还将在北京、广州等城市巡演。目前所有已开票城市均售罄，备受追捧。

打开B站，搜索UP主“二十四伎乐”，就能看到以成都永陵博物馆石刻“二十四伎乐”石刻为蓝本，复制唐代乐器、创新改编民乐演奏的这个“古代宫廷乐团”。作为一个依托于真实文物复原的乐团，目前，二十四伎乐上传的视频全网浏览量已破亿。“这是一个真的‘活起来’的乐队。”评论认为，当二十四伎乐不断有新的作品呈现，频繁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时，其不仅是成都永陵博物馆中，那件“只可远观”的文物了。这意味着在现代的语境下，二十四伎乐被赋予了真正的生命力，是鲜活的存在。

乐团新创的《唐·宫乐宴》不是一场传统意义的音乐会，而是讲述了一个相遇与重逢的大唐故事。在台上，遣唐使和环佩乐伎时不时的对话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剧情。“梦回”“千里”“离离”“又见”四幕中，《天空之城》《穿越时空的思念》来自日本动漫，经过创新的改编，唤醒了年轻听众的DNA，《青花瓷》《兰亭序》改编自流行歌曲，原本的国风基调与民乐可谓相得益彰，《梅花三弄》《春江花月夜》《霓裳羽衣曲》古韵盎然。演奏员还以剧情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些许唐代风尚。例如唐代叉手礼的正确姿势，唐时制茶的步骤等，极具古风古韵。

作为成都的国风乐队，二十四伎乐也多与成都音乐人合作。压轴曲目《唐·宫乐宴》正是来自青年作曲家蔡奕滨与音乐人朴冉共同创作的作品，节奏明快，热闹非凡，勾勒出盛世长安之景。返场演出尤为有趣，演奏员们愉悦地打着节拍，接连带来了新版《青城山下白素贞》《云宫迅音》，观众则跟着晃动起了手中的彩灯，大有一番“穿着汉服蹦迪”的意趣。

演出结束后，许多身着汉服的观众在门口留影合照。“就像是一场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大联欢，我们和观众都被点燃了。”二十四伎乐主理人吴彦霖说：“将传统文化用现代语境展现出来是我们在二十四伎乐IP创作上的坚持。这几年我们不断进行内容创意。从文创产品开发到研学产品的生产，从线下剧目的生产到线上视频的创作，我们不断进行二十四伎乐IP跨界领域探索，让中国审美风吸引Z世代的关注。”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专家访谈

往前走，回头看，各有担当

戴茹教授抚琴，高山流水，琴声悠远

记者：提起民乐，20年前，很多人会想到传统、风雅、曲高和寡……如今这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民乐燃起来。您如何看待民乐在视频网站走红的价值？这能否推动民乐本身革新或进步呢？

戴茹：清代的知名画家石涛，曾提出过这样的艺术概念：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我们的民乐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奏出时代所需要的声音，所以这样大胆地改编、移植或者是创新是值得提倡的，反映了我们民乐的一个方面。但它只是民乐多棱镜中的一面，并不是唯一。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传统音乐、民族民间音乐，滋养着当代音乐，以及每一个国人的精神世界，这些营养就像大树的根一样，只有树根稳固、树叶才会葱郁，要不就会飘零。

所以在我们创新、改革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“走红”的这一面，它的发展是非常急速的。观众可以这样去欣赏，但是演奏者或者从业者，心里应该非常清醒，对建立一个民族的音乐体系来说，这个分量还远远不够。从业者应该有这样的思考。

创新和媚俗之间是有巨大鸿沟的，这就对从业者的审美、艺术修养和艺术底色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。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下音乐世界中，还是需要保持一丝丝的清醒，坚持一种引领——我要让你听到你喜欢的音乐，但你听到喜欢的音乐，是引领你向更高、更好、更深远，更民族、更中国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样的思路才是正确的。

记者：年轻人做出了努力，民乐从业者也不遑相让。近期有一段千年古琴奏千年绝唱的视频大热，那就是近日到访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，在广州松园驻足聆听了著名古琴曲《流水》，促使更多人走近民乐。成都是蜀派古琴发源地，您这些年致力于古琴普及与传承，古琴如何融入并成为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，您一定有自己的心得吧？

戴茹：时光流转，作为中国传统“四艺”之一的古琴，既活跃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诗词书画里，又频频出现在社会文化生活和互联网世界中。所以古琴不需要融入当代的生活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其实古琴就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它就像空气一样。新鲜美好的空气，是我们的向往，是灵魂深处的烙印，深深刻进了我们的DNA，古琴音乐就是如此。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像一个人置身污染的空气中，并没有觉得空气被污染了，也不会难受。突然有一天，走到山里，会觉得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，充满了养分与能量。我们的古琴，传承至今，一直都在提供着这种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，只是我们没有觉察，当某一天撞击你的心灵，你就感知到它的存在了。

所以，古琴改不改变？需不需要改变？我觉得可以去尝试，用各种的方向、姿态来吸引更多的人。每个人对“创新”的理解不同：改编琴曲，加入乐队，让更多人知道古琴、熟悉古琴，是一种“新”；把优秀的老曲子弹好，再加入自己的理解，也是水到渠成的“新”。我尊重琴的特质，不妄加改变，就千百年来那个样子已经非常好了。

每一种乐器就像每一颗螺丝钉一样，都有自己的用处。你需要躁动也好、冲劲也罢，太多的乐器都可以选择，你需要安静，需要智慧，古琴就是不二之选。当然，你可以把古琴拿到其他地方去用，但有一些人，比如说我，就要去坚守古琴最基础的用处，它最基本的功能——静、独，总要有人去守护。你能欣赏，你是知音，知音难觅。要知道古琴骨子里是带着一丝丝曲高和寡的傲气的，这个傲气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底色之一。这一丝丝的孤傲，像孤勇者一样。不需要炫耀、张扬，它就在浸润着你。

记者：民乐的创新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，有的人担心跨界融合会“出界”，丧失民乐原本的味道，民乐创新的界限在哪里？如何兼顾传统与新声，创作出具有专业水准和民族气概的时代精品，为民乐带来更多可能？能不能谈谈您的思考与解读。

戴茹：我致力于琴乐传统的坚守，但是对于琴乐的开拓者我也抱有敬意。传统里有很多今天看来很现代的部分，太多宝藏我们还没有挖掘。在传统中扎得深，才能走得远。在我看来，好的作品和好的审美体验可遇不可求，一方面我们的从业者或者作曲家，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性、民族音乐的特点，另一方面，需要润物细无声地去提高欣赏者的认知。优秀的音乐作品，作曲家是一度创作，演奏者是二度创作，听众的参与是三度创作，只有在这个三维、四维空间中，一个作品才得到最完美的展现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融合发展的道路有很多，不必求同，而是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有人可能适合去创新、去跨界，有人愿意安静地守着我们传统的工艺，做一个百年老店，你随时回头，都有人在这里，守护着枝繁叶茂的传统。

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新创音乐会《颂·黄钟大吕》海报

今天的音乐环境，为各方面的人才、各种创新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和包容度，一部分人往前走，一部分人回头看，各有担当。有些人与生俱来有守护传统的责任，有些人更适合创新跨界，用更新鲜的形式，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、欣赏我们的传统音乐，优秀传统文化，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路径。希望我的各位同行或者同业者都能在这个时代大展宏图。

（戴茹：古琴演奏家，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）

主编：蒲薇　责任编辑：陈蕙茹　联系电话：028-86757864　美术编辑：胥建英　社址：成都红星路二段159号　党报热线：962211　广告热线：86623932　广告许可证：5101034000086　订报热线：86511231　邮发代号：61-39　监督电话：86751128　零售每份2元